

詩語背後

◆木木

一脈千秋正氣歌

今年第一次在深圳過春節，恰逢多年不遇的寒潮天氣。連續數日，陰雨綿綿，竟有了些江南春節的感覺。大年初一，早上就開始下雨，一直持續到午後。3點左右，雖然天還陰着，但雨住了，便想出去走走。

原本打算去蓮花山公園，到了公園停車場，保安不讓進，說是沒有預約。這才想起來，昨天深圳又查出一例新冠病毒重症感染者，剛剛放鬆的管控措施再度收緊。疫情當前，遵守規定是第一位的，只好另找地方了。

近日涉獵宋史，頗有些感觸。由於南宋朝廷亡於南海，深圳建有一些關於宋亡歷史的紀念場所，如宋少帝陵、文天祥紀念館等。早聽說蛇口附近有文天祥紀念公園，想必今天遊人不多，正好去看看。

文天祥是南宋末年歷史悲歌的標誌性人物，他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的生死觀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有着精神圖騰的意義。宋朝立國300餘年，創造了經濟、文化、科技高度繁榮的時代。陳寅恪認為「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千載之演進，造極於趙宋之世」。可惜主流史家並不視宋朝為盛世，卻對其兩度傾覆歌頌於懷：初亡於金，再亡於元。不過，最讓人心生感慨的，還不是王朝的輝煌，或者王朝的潰敗，而是王朝覆滅時華夏兒女展現出來的英雄主義。

文天祥紀念公園坐落於南頭半島最南端，原是一座濱海無名小山，東臨深圳灣，西臨珠江口，與大南山、小南山呈鼎立之勢。公園入口建在北邊，圍裏設施並不多，主體是兩座反映文天祥晚年事跡的石雕。過了石雕，進入略呈「8」字形的登山環道，全是修葺整齊的石階。沿途建有幾個小亭子，供遊人休息觀景。一路上，遇三五遊客和一黃一白兩隻流浪貓，植被還算茂密。天陰沉沉的，鳥瞰蛇口、赤灣兩大集裝箱碼頭連片而圍，塔吊默然林立，伸向蒼茫的天海之間。

伶仃洋，這片讓文天祥仰天長嘆、士大夫感懷不已的悲情水域，一覽無遺地出現在眼前。左前方是傳說中勞軍盆菜的發源地屯門，山形水勢，清晰可見。右前方是珠三角進入南海的咽喉要地內伶仃島，現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。想到今年是農曆虎年，而南宋末代小皇帝趙昀倉皇即位，信國公文天祥戰敗被俘，乃至終結趙宋王朝的崖門海戰爆發，也都發生在虎年。一種滄桑感，油然而生。

文天祥本是一介書生，家庭殷實，天資聰穎，20歲即中進士，並點狀元。當時的南宋朝廷，已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。1275年，39歲的文天祥時任贛州知府，毅然奉旨「勤王」，散盡家財招兵買馬，數月內即組織義軍3萬餘眾，開始了戎馬生涯。此後3年多時間裏，轉戰福建、江蘇、江西、廣東諸省，屢建戰功，無奈生逢末世，時運不濟，終至戰敗被俘。

文天祥被俘不久，南宋軍隊與蒙元大軍在廣東崖山附近海域決戰。海戰持續兩個多月，結果宋軍全軍覆滅，南宋亡國壽終正寢。左丞相陸秀夫背着年僅8歲的小皇帝趙昀投海自盡，隨行官兵民眾亦相繼跳海殉國。10萬浮屍，天地同悲。

與此同時，號稱唯一沒有被蒙軍攻克的英雄城市——四川合州釣魚城（20年前蒙哥大汗攻城未果，死於該城之下）宣布投降。除主帅王立外，30餘位守城將軍集體自刎。這些將軍多年浴血奮戰，早已置生死於度外，眼見王朝覆滅無國可守，以這種決絕的方式向佔領者發出警告並承擔了所有歷史責任：堅持抗敵，人在城在，是守城者職責所繫，與城內百姓無關；我們既已受死，爾等不得再傷無辜。他們死意已決，卻不惜背負投降的道德污名殺身成仁，意在敦促忽烈信守不屠城不殺戮的承諾，用自己壯烈的死，換取全城百姓更好的生。

獄中的文天祥，正經歷精神的涅槃。崖山10萬君臣奮然蹈海的悲壯，釣魚城亡國將軍集體自刎的豪邁，令他深受震撼。勸降的說客絡繹不絕，其中不乏蒙古王公、降元高

官，更多的是親朋故舊，忽烈還親自出馬，甚至被俘的南宋小皇帝趙焜也加入了勸降者行列。文天祥被整整關押4年，經受了各種威逼利誘和折磨，最終不屈而死，時年47歲。

貪生，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借口。赴死，卻只因了精神一脈：或為國，或為民，或為氣節。有此精神，充盈於心，生死何足道哉！降與不降，早死遲死，都是形式。國在則殉國，民在則護民，國破民歸，惟節操當之。此情之下，讀文天祥獄中千古絕唱《正氣歌》，更讓人動容：

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皇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

大氣磅礴，凜然不苟，宇宙乾坤，萬古長存。誠如文山公所言，當正氣衝霄貫日月，生死亦不足論；大地因之而存，蒼天因之而立；三綱有它方能維繫，道義有它才見根本。

珠江口東岸有鳳凰山，山下有文天祥族人所建鳳凰村，迄今700餘年。我曾專程造訪，除了古樹古建築，對文氏宗祠印象尤深。宗祠三進院落，主殿命名「正氣堂」。當我步入其中，彷彿感受到了當年的金戈鐵馬和熱血悲歌，國破族亡卻也氣壯山河。浩然正氣，千百年來，廣續不絕：

丞相縱身殉國難 將軍飲劍祭山河 忠魂十萬滄溟去 一脈千秋正氣歌



◆鳳凰村文氏宗祠主殿「正氣堂」。作者供圖

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皇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

大氣磅礴，凜然不苟，宇宙乾坤，萬古長存。誠如文山公所言，當正氣衝霄貫日月，生死亦不足論；大地因之而存，蒼天因之而立；三綱有它方能維繫，道義有它才見根本。

珠江口東岸有鳳凰山，山下有文天祥族人所建鳳凰村，迄今700餘年。我曾專程造訪，除了古樹古建築，對文氏宗祠印象尤深。宗祠三進院落，主殿命名「正氣堂」。當我步入其中，彷彿感受到了當年的金戈鐵馬和熱血悲歌，國破族亡卻也氣壯山河。浩然正氣，千百年來，廣續不絕：

丞相縱身殉國難 將軍飲劍祭山河 忠魂十萬滄溟去 一脈千秋正氣歌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流行與通俗

通俗小說等於流行小說？年前，買了部上下冊的《中國百年流行小說1900-2010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8），作者為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譚光輝。據稱，這書是他費了15年的苦功而成的，也為我理清了什麼是流行與通俗。真的是長學問了。

他說：「流行小說與通俗小說似乎被看作可以大致畫等號的兩種文學類別。在許多研究通俗文學的學術著作中，都把追求暢銷看作通俗小說最為重要的品質，而流行小說都被毫無商量餘地納入了通俗文學的範疇。」

他指出，這些研究者包括范伯群、湯哲生、方忠、李勇、陳必祥、王先需、張華等，因為，作品暢銷就說明讀者眾多；自然是「流行」，受大眾歡迎，當然也就是「通俗」了。這在邏輯上似乎是通了，但實則卻非如此。

譚光輝為「流行小說」作定義，所根據的是再版次數、發行數量、銷售數量、被作為熱點討論的程度等硬性指標確定的小說種類；由此而觀，一些被目為「通俗」



◆這書別有觀點，值得一看。作者供圖

的如《海上繁花夢》、《九尾龜》、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、《老殘遊記》等，都屬流行小說。而魯迅的《吶喊》、巴金的《滅亡》、茅盾的《蝕》等，都被視為「嚴肅」的作品，都屬流行作品。

不過，我認為，通俗作品無論是否暢銷，內容既是符合通俗的特質，它就是通俗。如金庸的武俠小說，無可否認，它是流行小說無疑，但不離通俗元素，所以，它始終是通俗作品。而魯迅與巴金、茅盾等人的作品，當屬純文學。它們是流行作品，但非通俗作品。

趙毅衡在《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變軸位移》一文，把經典區分為「學院經典」和「群選經典」兩種類型。譚光輝據此而大論所謂「經典化」，他舉的例子是《老殘遊記》：「《老殘遊記》在20世紀的銷售業績變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《老殘遊記》在晚清並不算特別暢銷，但是在1920年之後，銷量大增且版本眾多……根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的資料，它的版本數達到了300多種，是整個20世紀版本數最多的小說。」

即是，《老殘遊記》本是暢銷書，是流行小說，但經過「群選經典」，所以，譚光輝說：「它不再被文學批評家納入通俗小說或流行小說的範圍之內進行描述。」

這道諸香港的金庸小說，它是通俗小說，也是流行小說，後來卻成「群選經典」，再而是「學院經典」；換言之，它和《老殘遊記》，甚至是《紅樓夢》等，已非「通俗」，但仍是流行的純文學？這一點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
不過，我認為這些作品，仍是流行文學，仍是通俗文學。然而細心一想，是嗎？或者，我們不要再分流行與通俗，不再區分雅與俗了。我們仍堅持這點：檢閱作品只須分好看的和不好看的。是嗎？值得大家深入討論和研究。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《新七步詩》、《新虞美人》、老黎·食字·捉字蝨



阿仔阿女，新年流流，要同爺爺嫲嫲啲「老黎」嘅嘢啱吓！

妹，想這多啲利是，「唔老黎」嘅說話祈禱講！

好好味呀！

「食字」會唔會係咁呢？

我哋跟住你尾！

估下表達這虎年最「老黎」嘅「食字」成語。

《粵語講呢啲》

《新七步詩》、《新虞美人》、老黎·食字·捉字蝨

香港在「第五波新冠疫情」肆虐下，筆者依據曹植的《七步詩》、李煜的《虞美人》仿作了《新七步詩》——延防疫禁令、《新虞美人》——變種肺炎版，以描繪當前狀態：

《七步詩》曹植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

《新七步詩》延防疫禁令 禁令收無期 全城苦中泣 以為可翻身 轉頭全告急

《虞美人》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。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離魂玉砌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《新虞美人》——變種肺炎版 變種肺炎何時了？棺材老本剩多少。通關無期空吹風，各界不堪回首苦其中。隱形傳播實在，禁令點完改。問君備埋幾多愁？恰似口水鼻涕係咁流。

順帶一提，與《七步詩》、《虞美人》類似的詩詞通常被選作學生朗誦的素材；以「粵語朗讀」時，須注意以下三點：

- 1. 字音考究——字正腔圓
- 2. 聲音控送——抑揚頓挫、徐疾有致
- 3. 感情投入——按文意

拜年時，各人少不免要講些「吉利」的說話，如：恭喜發財、心想事成、橫財就手等；廣東人會說這些是「老黎」（黎4-2）話。如辦起事來「不順利」，廣東人會說「唔老黎」。

示例： 考咩試都好，我一定袋住呢條「老黎」（順利）手中仔，因為從來冇失手過！ 今日響地鐵有個和尚坐埋嚟，都好「唔老黎」（不吉利）啫，今晚「打牌」（打麻將）咪頂我！

廣東人喜歡叫姓「陳」的男性做「老陳」（陳4-2）；「梁」的男性做「老梁」；姓「鄧」的做「老等」；姓「黎」的做「老黎」……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何「不順利」、「不吉利」的事情會與「黎先生」有關連。據筆者的考究，「不順利」的升級版是「常常不順利」，其另一講法是「老是不順利」，廣東人將它說成「不老利（lei6）」，說下來就說成「唔老黎（lai2）」了。

最常見的「食字」手法類似西方的 Word-play，是以近音字/諧音字改動原有成語或語句，從而收戲謔之效；不少搞笑的「IQ題」、「冷笑話（爛 gag）」的本質也源於「食字」。據筆者的考究：

「食字」是「食」掉原詞部分的「字」致使其原意改變的一種修辭手法。《香港網絡大典》是一個以粵語用詞和港式粵語為基的網絡百科全書網站；由於是網民的「集體創作」，資料的真確性有待考證。以「食字」為例，當中指出「食字」相當於「捉字蝨/捉字虱」。據筆者的考究，「捉字蝨」中的「蝨」的本字是「失」，此詞的意思是：「捉」人家書寫「字」句中的「失」誤，多為錯用詞語或錯別字。

根據中國人的傳統，大人與小孩於新年期間逢人見面少不了說些祝福語。筆者也不例外，也送上一個虎年的祝福語——原詞是「苦盡甘來」；以「苦」代「虎」，變成「虎盡甘來」。然而，「虎盡」可指虎年的盡頭；「虎盡甘來」就是指到了虎年年底「廿」日才回來，意味著大家仍要多過一整年苦日子（即便這個極可能是事實）。據此，這個「食字」成語不算好，且「廿」會是好到哪裏也覺模糊；好罷，就來個實際點，把「盡」換作「進」、「甘」換作「金」，就得到了「虎進金來」；意味著一踏「進」這個「虎」年，「金」便隨之而「來」，亦即財源到來，那「虎進金來」不就是可界定為虎年最「老黎」的「食字」成語嗎？

豆棚閒話

◆青絲

不插電生活

你能接受過一周甚至更長時間的不插電生活嗎？所謂不插電，就是摒棄一切需要電的現代化設施，改用相對原始的方式應付日常生活——煮飯燒水用煤爐或柴火，點蠟燭或油燈照明，不用電腦和手機，娛樂消遣只看書或靜坐冥想……身處當今這個科技時代，想從中抽離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如果能夠跳出慣性思維，就會發現從全新視角去認識一些舊事物，也是很令人高興的事。

美國西維珍尼亞州有一個小鎮，因靠近綠堤天文台，為了防止電磁干擾，須長年保持無線電靜默，小鎮內禁止使用現代科技產品，包括手機、電腦、電磁爐、電動牙刷等需要電源的生活用品，購物也只能使用現金，刷卡都不行。但是，這個看起來生活非常不方便的地方，卻吸引了不少人專程來到這裏，體驗真正的不插電生活，放空自己。

住進小鎮的人發現，繞開科技產品

生活點滴

◆吳興民

過年的「接力棒」

當女兒再三邀請我們老兩口去她家過年，並晒出一份年夜飯的菜單，還一再申明，此次過年讓爸爸媽媽還有公公婆婆什麼也不要幹，不採購、不烹飪，甚至不必踏進廚房，只管坐着吃喝就行。我頓悟，過年的「接力棒」算是完全交到了女兒的手裏了。

今年過年有些特殊，外孫遠涉重洋出國留學，新冠疫情依然洶湧，女兒說，就安穩在家團年吧，圖個熱鬧和安全。

接連幾年都進入「逆向過年」模式（通常是小輩到長輩家過年，長輩去小輩家過年是謂「逆向」），亦即偕同親家公親家母去女兒家吃年夜飯，自己再不必買長買短、發錢動灶、奏響「鍋碗瓢盆交響曲」，今年女兒索性把我們接去度個團圓的年假，那麼我們老兩口真正意義上過個享福年啦。我在微信裏向女兒表示感謝，女兒回應說，以前你們年年為我們忙活，現在應該我們為你們忙活，你們只管做「老封君」便了。

「老封君」這稱謂真是久違了啊，原意是受皇封的老人，引申為什麼也不幹，坐享其成。女兒從小由我母親帶大，聽慣了奶奶慣常的措詞用語，「老封君」便是我母親的口頭禪，我年少時也經常聽到母親用這詞語，當

後，生活節奏就慢了下來，原本疲憊麻木的心靈，以及逐漸淡淡的好奇心，隨着每天各種計劃之外的偶遇機緣或事件，又被重新點燃和激活。之前因為依賴科技產品而鈍化的生物記憶，也開始復明和覺醒。加之人在腦子清朗的狀態下，閱讀也特別有感覺，能通過自身的感受體驗，完全沉浸到由書籍營造的精神世界中，發現另一種看待存在的方式。

這絕非心理作用，美國杜克大學做過一項著名研究，現代人每天的行為有40%是出於慣性，而非本人的主動選擇。尤其是人們依賴科技產品生活時，會不假思索地根據即時情境進行思考，很多人於下意識中，就做出了和別人一樣的選擇和行為，由此呈現出單一化、同質化的生活形態。

除此之外，現代人還有一大誤區，就是總忍不住想要尋找行為的意義，或者根據經濟價值來判斷意義的高低，由此被禁錮在狹小的思維空間

裏。其實很多時候做一些事情，是完全不需要意義的。如仰望星空、獨自發呆、置身野外欣賞自然風景。就如心理學家阿德勒所說：「這個看似飽含意義的世界的一大特徵就是充滿了各種謬誤和荒誕。」但身在其中的人，卻未必能意識到這些謬誤和荒誕。

不插電生活，儼如一個引導觀念轉化的開關，有時只需輕輕按下，就能看到不同的風景。像炎熱的夏天，獨自拿一本書到山上享受自然涼風，度過一段不需要空調的輕鬆時光；或者百無聊賴的下午，買一個冰淇淋坐在路邊的長凳上瀏覽街景，享受陽光照在臉上的日暖風和……哲學家沙特曾說，如果一個人獨處時感到寂寞，就說明沒有和自己成為好朋友。若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：沒有學會放棄目標導向思維，一旦離線就感覺事物脫離掌控，世界行將吞沒自己的人，也不可能真正擁有內心的平和。

我40年前就到無錫做了「上門女婿」，初時過年總有岳母操持着，我和妻子則當個幫手。岳母是上海人，過年基本是「上海風格」，我就把自己老家蘇州以及無錫的元素有機融入，好在都是江南情味，就拿年菜來說，也是大同小異，譬如上海口味的水筍走油肉、四喜烤鴨，蘇州口味的白切糟雞糟肉、「三件子」（即整雞、整鴨和整蹄膀），無錫口味的糟扣肉、釀麵筋等皆入菜譜。一年一年，終於岳母也年邁了，過年有點力不從心，我就一點一點把過年的事接了下來，終於把岳母過年的「接力棒」完全接了過來，讓岳父母也當上了「老封君」，不僅年夜飯在我家、或者到飯店進餐，就連住宿也請二老到我家下榻，偶爾上海的內弟和小姨子及其他親戚一起前來團年，都下榻於我家，三室和一廳全住了個滿堂，那情景真是紅火風光哩，那時的我可謂「威風八面」啊。

而今，時光荏苒，歲月不饒人，我們老兩口皆進入「古稀」之年啦，女兒進一步將我們「解除武裝」，我們也終於「繳械投降」，快樂幸福當上了「老封君」。

就不知女兒接過的過年「接力棒」還能不能再往下傳遞？